四十二

周異姓世家第一

通志八十六

齊　陳杞

宋　楚

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

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脩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

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
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
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
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
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
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
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
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
黎明至營丘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
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
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
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
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
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
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
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

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
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盜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
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
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
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
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
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
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省
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

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
爲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
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
其兄隱公而自立爲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
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
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
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
兒立是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
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

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代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

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劍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公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

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請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第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之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詳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詳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

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皇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旣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

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決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

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殺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衞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衞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征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大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

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
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
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
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公
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
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
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
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
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

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
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
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者何以異
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
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
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
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二讓乃受下卿禮
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
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

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
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
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
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
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
二年戎伐周周告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
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死齊桓公之夫人三
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
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

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
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
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
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
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
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二月死無謚次孝公

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
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
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
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
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
乃葬齊桓公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夏宋
襄公卒七年晉文公卒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
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
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

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
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
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
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閹豎公子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
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
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
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
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
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

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
懿公車上載竹中而二子去懿公之立騶民不附齊人廢
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
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
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
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
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
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
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

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
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
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
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爲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
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
癸酉陳于鞌逢丑父爲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
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屨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
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顧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
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絓於木而止晉小將

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晉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蕭桐叔子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而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亡某國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

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
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
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
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闚齊亂伐齊至高
唐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
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爲內
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六
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
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止杼怒因其伐晉日欲與

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
爲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
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間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
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
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
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
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
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
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

私暱誰敢任之門闢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姊

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舍發甲圍慶

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從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二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彼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

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喜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登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

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駔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孤乎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

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還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簡公四年春初簡公

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於子我子我田明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逆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官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劒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

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立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

陳祀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

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得觀之否曰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必立妻姓之姓大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illegible]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之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宣公二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爲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

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爲穆公十一年公卒十八年共公卒

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

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誅徵舒而因縣陳而有之羣臣
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
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
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
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
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
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
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
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
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自立爲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
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
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
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
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四月陳使使赴
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
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爲陳君
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

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弑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藉五歲矣十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

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文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

子蔡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
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
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
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
杞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
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
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
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年卒
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
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
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爲
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
滅陳湣公弟悶路弑湣公代立是爲哀公哀公立十年
卒湣公子敕立是爲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
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
微其事不足稱述

宋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阮阮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軌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

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蓄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

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　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
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皇極皇建
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
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
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
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
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
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
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
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
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
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曰
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
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

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卜
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
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貢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
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曰治時暘若曰知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燠若曰急常寒
若曰蒙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
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之從星則以

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
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
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武王崩成王少
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
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

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
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
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
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湯公共立湯公共卒弟煬
公熙立煬公即位湯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曰我當
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
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覵立惠公四年周宣
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平子戴公
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
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
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
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
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
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
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欲可以
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
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
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
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
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
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
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觀之督利
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曰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
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
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

華督爲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
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
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
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乃公子子
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虜宋南宮
萬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
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五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
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
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因殺大宰華督乃更立公子

游爲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亳萬弟南宮牛將兵
圍亳冬蕭叟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而
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淳酒以華裏之歸宋宋人醢萬也桓
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一十三
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
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
兄目夷爲嗣桓公羞我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
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震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鷁退蜚風疾也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麋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禍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陣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陣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人耳又何戰爲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壬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

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

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羮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

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三年楚共王伐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

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燮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

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從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禠秦禠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楚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

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
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
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
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
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
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
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
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

鬻能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繹能繹當周成王之時與
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
氏吾用勝蔡子能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卑晉侯燮
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
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
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
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
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
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

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二

王立周幽王爲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其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二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大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

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閒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

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五年卒子熊囏立是爲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

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楚王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

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
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臯
陶之後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
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
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
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
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
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
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

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
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
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
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
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
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
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
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

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伐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

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爲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黨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爲

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子申用齊拒召陵之禮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諫之語在伍舉傳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因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謂祈父曰子將使

人求周鼎及齊晉魯衛分器周與四國其予我乎祈父
對曰其予君王哉王又曰予將求鄭人許田其予我乎
對曰周不愛鼎鄭敢愛田其予君王哉靈王大說或云
王與右尹子革言祈父在焉王既入祈父以責子革曰
吾子楚國之望也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語具子革
傳中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
靈王會兵於申僭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
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爲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
爲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

吳欲襲蔡今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
子禄立子比爲王公子子皙爲令尹棄疾爲司馬先除
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无歸復爵
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
禄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
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
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
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處王
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棄舟將欲入鄢右尹度

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二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鉏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鉏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鉏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必敗比不聽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王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許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廉察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憂亂故獲五率以歸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

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召五子齋而
入康王跨之靈王廢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
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
反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王
皆絶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初
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
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爲不就對曰子比之
取國也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
罪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有楚國者
棄疾乎棄疾有五利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
寵貴四也居常五也以五利去五難誰能害之子比果
不終卒立者棄疾如其言焉語具叔向傳中平王二年
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
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
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
忌爲少傅無忌以秦女故常讒惡太子建建母蔡女復
無寵於王王用是愈益疏建六年使建居城父守邊無
忌又讒太子建擅興外交諸侯將以爲亂平王召其太

傳伍奢囚之奢有二子尚胥皆賢無忌教王質奢召其二子欲併誅之於是尚歸就死奢奔吳平王遂殺奢及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杵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灊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

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囊瓦
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入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
郢昭王亡也全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
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
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
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
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
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
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

也使申鮑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
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槪
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
歸擊夫槪夫槪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
王滅唐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
北徙都鄀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滅胡二十
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
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
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

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
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
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崇大夫請禱河昭王
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
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
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
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
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
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

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
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迎越
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
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
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
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
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爲發兵八
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
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

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從者盧固負王二王走
聯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惠
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
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
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
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
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
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
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
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
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
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扞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魯陽
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爲宣王宣王六
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
威王尤彊二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
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
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

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
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
爲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
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
摶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
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
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

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能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
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
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
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
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
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舉酒
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
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指楚而攻魏破
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

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
楚此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
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
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
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
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
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
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
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廝

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
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
得事王而今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
絕齊令使使者從儀西取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
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
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
與置酒宣言吾復得五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
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
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

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絶齊則秦計不爲先絶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親秦患北絶齊交西起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爭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絶齊爲尚薄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詐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絶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絶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

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
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
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靳袖袖所言無不
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
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
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
欲殺之儀私於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
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靳袖曰秦王甚愛張
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

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
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
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
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
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張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
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
云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
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矣樗里疾善乎韓
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

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前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故願大王孰計其便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雎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於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且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有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其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人主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

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救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母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並諸侯之心

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絶秦之驩心也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元年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

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二十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將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禦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昭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鱮鴈羅鷟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鱮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鷟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

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蜀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鄭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綃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山寶弓落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淇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

孤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日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正山寶弓落新繳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臂鼓孤方三千里則秦未

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
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
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
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
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
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
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
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其
主臣其君大國不親以衆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
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
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
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之一周
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
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
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鄭魯之心交絕於
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
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
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

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
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
欲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
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言之夫虎肉膟其兵利身
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奔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
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
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君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
以高世主非貪而何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
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
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
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
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
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
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
與秦平而入太子質於秦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
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立是爲
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
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

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二
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十秦十六年秦莊襄
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
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
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
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
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
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
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
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
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
郡云

周異姓世家第一

通志八十六

通志八十七

越

趙

田氏

越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

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必欲報越謀及其未發先伐之范蠡固諫越王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國中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

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齊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以讓大夫種而身與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附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

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謀重耳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代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

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
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
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
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
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
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亂與逢同共謀讒
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
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半

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
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入
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
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見會諸侯於
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
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諸御千人代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
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
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
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以請成于越王句
踐憐而將許之范蠡諫王以爲不可鴟夷欲執吳使者
使者退吳王知不免乃自殺語在范蠡傳中句踐已平
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
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
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
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之
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
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
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
教寡人伐吳十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
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
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
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
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
伐齊齊威王使人詔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

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栗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焉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干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閒不東商於和郟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閒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元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凡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龍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无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三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惡來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衛父衛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

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奪父脫宣王奪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世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釐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卜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二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每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

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脰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憂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攻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后

妾誅妾誅謂之亂臣有六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告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吾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請公孫杵臼曰公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

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

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亡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

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而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諺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人右顧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

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之熊與羆皆死簡子曰
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
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
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
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
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者曰兒主君之子
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
簡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
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
府果曰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相之子卿曰
無爲將軍者簡子曰我其爲將軍乎子卿曰吾嘗見二子
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曰子何以知之子卿起曰
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也奚道貴哉子卿
曰天所授雖賤必當貴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
卿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笥於常山上先得者賞
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卿還曰已得符矣簡子
曰奏之母卿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平也簡子於是知母
卿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卿爲太子後二年晉定

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衞十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繆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代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皮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免趙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

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癸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

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君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

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訽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

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保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子後世世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顙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推骭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

矣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
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
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共無功襄子曰方晉
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
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
至霍泰山祠祀其後襄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
不立也不肯立而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
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
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襄子弟桓子之獻
侯自立於代一年辛國人曰桓子不立來襄子意乃共殺
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
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
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
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
貴之乎公仲曰富之曰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吳鄭歌者
稾石二人吾賜之曰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
侯發代吳鄭歌者因公仲曰吳鄭者有頃烈侯復
問公仲然不與乃稱疾不朝公仲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

君實好善而未知所待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薦吾吾君而未有進乃進三人及期然侯使期年薦者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待期然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演然明日荀欣待以選善不選貴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用且止宮者奇爲而荀侯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侯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敬侯元年

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redacted]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

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河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三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庶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

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決河水灌之
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
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
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
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
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
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
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
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

區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
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
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
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
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
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他日王
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
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主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
吳廣聞之因文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

惠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絶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華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水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畢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音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繫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在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

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諭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繫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義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

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

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長與俗流賢者

輿變俱故諺曰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稍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二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朝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

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王父
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
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地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
行賞大赦置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
不服其弟所立王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
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
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
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從見其利不見其害同類
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

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
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
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王父以
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殁而世
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
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
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
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
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

敢矣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規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傑然也反北而爲臣謀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聞之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尺遂圍

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吳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允專政畏誅故匿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取與魏氏伐宋得河陽

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主父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洙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孰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

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餘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

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擬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

根柔於魏反亟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掌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怒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冊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冊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

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一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旁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

弑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

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憂衣徧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憂衣徧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

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願王所以賜之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吏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土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

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
頗免而趙括代將秦入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
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
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齕令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
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
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
拔之趙將樂乘慶合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
周拔之徒父祺出上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
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膾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

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
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
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
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
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
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
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
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

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
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
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
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
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
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
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嫪之故相與謀曰
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

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
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
侯曰善因遣之城韓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
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
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麃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
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
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
遷元年城拍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輝率師救之軍敗死
焉二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

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臺墻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兌譖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田氏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完主祠觀之不吉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

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大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衆奔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

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佞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

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還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

公有鄧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
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
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
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
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
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
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
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
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
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
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
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
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
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逼執簡公于
徐州簡公曰臣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
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
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
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內約晉韓魏趙

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年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及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

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發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

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二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

陵子弁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其忌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彌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彌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彌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

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善說髡有愚忠願陳諸前
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金人全昌夫金金工騶忌
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辖軸所以爲
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
淳于髡曰弓膠音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鑄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
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
毋雜小人其門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
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

而督責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
吾語之微言五出而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
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
乎威王曰無有迺不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
守南城則楚人不敢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
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

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
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
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
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
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子曰不如勿救毀于朋曰不救
則不義且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
何利哉且夫救趙而置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
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棄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

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
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公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
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
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二年殺其
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
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
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
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
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

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云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

與諸侯執政會於鬻祭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岳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六月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敝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敝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脅楚

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率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出而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又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燕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乎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閒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受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

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祈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

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
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
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
我濟西王觧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
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
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内
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
共分齊之侵地寶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
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法

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
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
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
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
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
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
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
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改地盡復屬齊
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

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惜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二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

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玉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